



春之交响

□ 智能技术公司 董沐辰

晨露未晞时，我总爱沿着公园的卵石小径踱步。泥土里拱动的嫩芽在鞋底发出细微的爆破声，像无数个绿色音符从地心升起。这时节的风是透明的竖琴，掠过新抽的柳条，在悬铃木的枯枝间拨弄出若有若无的颤音，恰似维瓦尔第《春》开头那段清亮的弦乐——十七世纪的意大利琴弓与二十一世纪的东方季风，竟在时空褶皱里达成了某种玄妙的共振。林间忽然飞起一群斑鸠，翅尖搅动薄雾的姿态，让我想起波提切利《春》中纷飞的玫瑰。那位佛罗伦萨画师将古希腊神话里的宁芙仙子们定格在橘树林中，

薄纱长裙上缀满矢车菊蓝与樱草黄，足尖踩着看不见的乐谱。画中执掌鲜花的芙洛拉裙裾翻飞，撒落的不是花瓣，分明是贝多芬《田园》第二乐章里溪水溅起的音符。那些跳跃的八分音符落在莫奈的调色盘上，便成了吉维尼花园里流转的光斑，在睡莲初展的叶脉间奏响印象派的琶音。

转过紫藤长廊，几树重瓣早樱开得正酣。这般不管不顾的怒放，倒像是梵高在阿尔勒画的杏花——粗砺的笔触裹挟着普罗旺斯的阳光，钴蓝背景前挣扎向上的枝桠，每一笔都饱蘸着对生命的渴慕。风过时粉雪纷扬，恍惚

听见德彪西《亚麻色头发的少女》从云端飘落，钢琴键上滚动的旋律与落英共舞，在积水的青砖地上写下潮湿的乐章。

暮色渐浓时，晚风裹着孩童追逐的笑声，在湖面上荡开一圈圈细密的褶皱。放风筝的老人正缓缓收线，那只斑斓的燕形纸鸢掠过樱花树梢，将最后一线霞光剪成漫天纷扬的淡粉雪粒。领唱女孩解下的红丝巾搭在长椅靠背，褶皱间浮动着的夕阳的光斑，像停驻在五线谱上的蝴蝶，翅尖还沾着未干的春露。

我循着归鸟的轨迹望向天际，发现云絮正被染成鸢尾花的

淡紫。远处琴房里飘来断续的音符，与林间新叶的沙沙声交织成柔软的网，轻轻兜住整个正在苏醒的黄昏。栈桥边的路灯次第亮起，光晕中浮动的柳絮恍若被镀上金边的音符，在渐暖的夜气里写下未完的旋律。

此刻的春天不再需要任何注解。它藏匿在鞋底不经意间碾碎的青草汁液里，在涟漪吞没最后一瓣花瓣的轻响中，在无数个即将舒展的叶芽间，沉默地编织着自然界永恒循环的密码。归途经过紫藤花架时，忽然有夜露滴落脖颈——那是冬天留给春天的，最温柔的句点。



春之絮语

□ 应急装备公司 何义旺

春天是什么？
是草木萌芽染新绿，
是花苞微启吐芳华，
是细雨斜织润阡陌，
是破土而出的新生，
是蓬勃生长的希望。

春天在哪里？
在嫩芽初绽的枝桠，
在桃李争妍的梢头，
在姹紫嫣红的沃野，
在孩童追逐纸鸢的笑声里，
在我们瞳孔闪烁的星芒深处。

当燕子啄来第一粒春泥，
当布谷声揉碎晨雾的薄纱，
你看——
每片舒展的叶尖都蘸着诗句，
你听——
每朵绽放的花苞都哼着妙歌，
你闻——
每缕拂面的微风都携着芬芳。

哦！原来明媚的春色，
已在我们灵魂深处绽放成歌。

与春天的约定

□ 工程起重机分公司 林柯羽

“观我旧往，同我仰春。”不知不觉中又来到一年春，若非日历提醒我们春分已至，或许寒冷的气温仍让我们“沉浸”于冰冷的冬季。但当你仔细聆听，便能捕捉到春的足音。那枝头渐次萌动的花苞，宛如被岁月尘封的希望，正一点点挣脱寒冬的枷锁，迫不及待地要将积攒了一冬的热情倾洒而出。

长沙是个爱哭鬼，直到三月中旬，还在吐露自己的心情。细雨如丝，绵绵不断，仿佛是它藏了许久的心事，一点点倾诉在这天地间。时值春季傍晚，戴着耳机，听着喜欢的歌，毫无目的走在公园里，去欣赏这独属于长沙春雨季的景致。脚下的石板路，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，泛着温润的光，像是岁月打磨过的旧时光。路旁的垂柳，细长的枝条在微风与细雨中轻轻摇曳，似是在与春雨共舞。那嫩绿的新芽，在雨滴的润泽下，愈发显得娇嫩欲滴，仿佛轻轻一碰，便能挤出春天的汁液。

人生总是柳暗花明，愿祈尔繁芜胜长春。这每一滴春雨，每一抹新绿，都是生活馈赠的礼物。我们的生命，恰如一万次的春和景明，充满无尽可能。愿往后岁月，无论风雨几何，都能如此刻般，心怀热爱，奔赴每一场与春天的约定，在时光长河中，留下独属于自己的蓬勃春痕，让生命的每一刻都绽放春的绚丽。



枝头静思

工程起重机分公司 邓悦

“布谷！”声声催耕忙

□ 土方机械公司 郭红艳

晨曦初露，攀登峰峦之际，山间清风拂过，悠然送来缕缕甘甜，仿佛空气中弥漫着自然的恩赐，沁人心脾。此际，山野静谧无声，空灵之美尽收眼底，身心得以舒展，宛如翅膀轻展，逐渐融入这大自然的怀抱，悠然自得。

忽然，一阵“布谷！布谷！布谷！”的鸣叫穿越林间，那是布谷鸟曲折、悠扬的音符，犹如自天堂降临，深邃又空灵，仿佛附着魔力，瞬间俘获了我的心灵。在我的潜意识深处，骤然觉醒，春

耕繁忙的季节已然来临。布谷鸟清脆的叫声响起，春耕的忙碌序章就此开启。

天空中洒落的甘霖愈发丰沛，秧苗仿佛听到了生命的号角，竭尽全力地张开每一片叶尖，贪婪地吸取着那甘甜而清凉的雨珠，迅猛地生长。

乡间的男男女女，纷纷挥舞着农具，犁田、耙地、整墒，辛勤劳作。翻耕过的水田，宛如光滑的镜面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波光粼粼，闪烁着劳动的荣光。正如古人所描绘：“田夫抛秧田妇插，

小儿拔秧大儿插。笠是兜鍪蓑是甲，雨从头上湿到脚。”这是农户们湿着手在润泽的稻田中播撒希望。一陇陇翠绿的秧苗，静静地沐浴在春风的温柔怀抱中，翘首以盼着春雨的恩泽。那细密的春雨，宛如被遗忘的珍珠，从天而降，洒落在如镜的水田之上，激起无数晶莹的水珠。那一声声“布谷！布谷！布谷！”不仅是鸟鸣，更是时光的呼唤，提醒着人们在这有限的时光里完成这项工作，才能确保秋后的丰收。

生命是一树花开

□ 党群工作部 刘雨欣

野山花盛开的时候，正是绵绵的细雨，裹着料峭的寒。阴冷的山岭，披着暗黑的云。南方的节气，大都是这个样子。冬天阴冷漫长，春天细雨霏霏。然而，没有一场雨，比春天更有诗意了！没有一片叶，比春天更欢喜灵动了！

雨雾迷蒙，顶着还算料峭的风，寻找树林中萌动的新叶！雪松如往常般青翠，松针有露珠滴落，杨梅叶虽绿，却有冬雪碾压过的残痕。铁树和竹的叶子泛黄，明显是经历了冬霜的苦。最富生机的，算是奶奶的菜地了，葱青菜翠，高傲地挺拔着，努力地张扬着！犄角旮旯的地方，似乎从来没有过忧伤！

春雷清脆地响了，像迎接春天的礼花，欢响在此间天地！二月春街草，三月百花开。晨曦的薄雾中，柔嫩的花苞悄然绽放。晴云初上，暖阳还来，春天的风会徐徐地来，春天的门会对我们敞开。那酝酿了一个冬季的春花，正在准备花蕾；那断桥边的蜂农，即将打开蜂门；那潺潺流淌的泉水，跳跃着告诉远方春讯；那蜷缩了一个冬天的飞鸟，跃跃欲试着振翅高飞。

还有什么比春天更美呢？那碧蓝的天，洁白的云！那青翠的山，镜子样光亮的水！野花散落在草丛，摇曳着春的信息！鸭子浮游在水面，扑打着欢快的翅膀……

这是一场春天的盛宴，唯美在山水之间。